

# 未完成的構想

朱稼軒

## ——黃季陸心目中的報紙

(本文插圖刊四十三、四十四頁)

民國七十四年四月廿日前後，龔選舞兄自美返國，我陪他去拜訪胡建中先生。我們徒步在水源路走了好幾趟沒有找到，我們邊談邊走，他告訴我，他去看了黃季陸，季老說很久沒有看見我了，選舞要我再去看看他。在季老的心中，選舞與我似乎同為一人。去年我從西德回來後，先後僅拜訪他兩次。第一次我們談得很久，談到彼此的近況，談到他的病，也約略提及黃夫人的去世，我見他情緒不太好即避開話題，問他一些教學情形，因為我知道教學與年輕人接觸，都是他最感興趣的。第二次去看他，是為了我的舅父郎靜老想請他吃飯，要我去連絡一下，那時他的精神很不好，腰椎骨疼痛，他說等他稍微好一些，由他作東邀郎老敘敘。

### 海風淚影緬懷恩師

送走選舞，回到我海邊居所，正打算抽個空去看看季老，不料他已經去世了。面對報紙上的新聞，以及他的照片，突然像失去了所有知覺，癡呆的坐在餐桌前，久久不知所措。直到飯菜都冷透了，才緩緩的站起來，走到窗前，遠眺浩瀚

無邊的海水，心中充滿歉疚、悲傷，後悔為什麼不早去看他，在淚影中緬懷師恩，往事如大海中波濤之起伏。我說是師恩，而我不是川大學生，也未上過季老的課，但我從他老人家處所聆受的，却有過於他的直接受業者。

民國卅三年，我從重慶掃蕩報總社，被借調到成都中央日報，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認識了季老，也同時認識了他的三位大弟子，當時號稱三劍客的金暉、黃大受與梅汝旋。他們三人與我年齡相仿，年輕人容易接近，且性格相投，他們辦有東方文化月刊，彼此都成了好友，我也與他們一同向季老執弟子禮，承季老青睞，與我談得特別投機。那時他是川大校長和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我經常在他家中，聽他擺龍門陣。他對辦報最有興趣，他也是一位極出色的新聞記者。有一次他特別要我去談話，說是他要辦一份屬於全省黨員的報紙，定名為「大道日報」，並任命我為省黨部編審，與當時的另一位編審黃大白兄，共同策劃該報的有關業務。黃大白兄較我年長，為人沉默寡言，是一位白面書生，年紀雖不大，却已禿髮，予我印象很深。那時我晚間

編報，白天在黨部上班，與季老接近的機會也更多了。他要我參加大道日報的策劃工作，是因為他知道我在掃蕩報的一段艱苦歷程。

### 新聞工作艱辛路程

民國廿二年我跨出朝陽大學校門後，就很幸運的進入重慶掃蕩報總社，任同少校助理編輯，社長是現任司法院長黃少谷。由於我是學法律的，對於新聞學上的編採工作毫無所知，少老指派我的工作也特別繁重，晚間隨編輯主任沈傑飛、黃明諸兄學習編輯臺上各項工作，白天要做新聞比較，就全市各大報紙如大公報、中央日報、時事新報……等，從報頭到報尾，不僅每則新聞之處理、標題之大小、專欄資料之增配、社論主題以及廣告之多少，均需一一詳細列表呈閱，忙得我日夜不停。雖然三個月後已升為同中校編輯，但這份工作仍然要我負責做下去。不僅如此，每晚都是我第一個上班，就已到的稿子，如採訪組、中央社以及其他通訊社的稿子，選其重要的先發下去做小樣，目的是想讓其他幾位編輯老大哥，可以在床上多睡一會兒，等他們起床時，看小樣

做題，就輕鬆得多了；對我自己也可以多學到一些實際經驗。在這段期間，還要接聽少老電話，錄寫社論，不懂的字句，問清楚後，最後重讀一遍，至少老認為無誤，才送到總編輯黃卓球兄的椅子上，等他過目發排。當時的總主筆是李士英兄，所有社論都要經過社長看過才電話編輯部的。在掃蕩報期間，我是最年輕的一員，玩心仍很重，眼看徐訏（小說家）、楊彥岐（後來成爲香港名導演易文）諸兄去「心心咖啡」找秦怡等女明星聊天，終以工作繁重而不能同去，內心充滿怨氣。可是在另一方面，這份工作所給予我的收穫，却使我終生受用不盡，也使我終生成爲一個職業新聞記者。這也是我終生感激少老所給予我的栽培，永不忘懷的一段記憶。

### 策劃幫辦大道日報

當季老和我談到他從事新聞工作的一些經驗時，我也告訴他踏進新聞界的這段小小的歷練過程，想不到竟讓他留下深刻印象，而予我這一重大使命。記得當時，我曾綜合各大報紙的特性，擬出一套「大道日報」擬走的方向，以及內部各級組織、人員配備、工作要點、應有的一切機器設備，洋洋灑灑厚達數十頁，提供季老參考。終於因爲預算過於龐大，季老原預計以全省黨員的黨費來創辦的這份報紙，已無法實現。尤以當時成都已有中央日報、黨軍日報、成都快報等日晚報達五六種之多，對於未來的發行、廣告等問題，亦有多種考慮，雖然困難重重，我們仍盡力謀求經費上之突破。由於季老拒絕向政府要求補助，

助，盡可能由適當的黨員和私人來投資。

在那段時期，由於我與當時的廿四軍軍長潘文華，以及他的師長彭光漢尚有私誼，尤其我是居住在光漢大哥的家中（我稱他們二人均爲大哥），朝夕相見，我也談到季老大道日報的計劃，請他們支持，雖獲同意，但迄無具體表現。直到卅四年抗戰勝利，萬眾歡騰，整個局勢大變，季老亦因中央電召，前往重慶參加策劃還都及制憲國大等重大政策，辦報的計劃遂因而中止。

### 宣揚主義打擊邪說

季老是一位忠實報人，也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他辦大道報的基本目的，也就是要繼續不斷的鼓吹國父思想，反對共產主義。當時也正是所謂國共合作期間，季老個人對此政策即深表反對，時時提醒政府注意共黨陰謀，利用抗戰而擴充其本身實力。共黨所發行之報章雜誌，也遍及各地，尤其是共黨生活書店所出版的各種宣揚馬列主義之小冊子，毒害不少青年學生。針對這些情勢，也是他要辦大道日報秉承中山先生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的精神，闡揚革命真理，駁斥共產邪說。

說到季老參加國民革命，從事報業之經過，他在十六七歲時，就在上海因參加討袁運動，成爲被捕對象，被迫逃往馬來西亞，開始在檳榔嶼光華日報任職，不斷發表專文，鼓吹國父思想。民國十一年留學美加期間，亦曾在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及加拿大多倫多國民黨醒華日報擔任主筆，從事撰寫有關三民主義、宏揚民有、民治、

民享等國父思想。從那時起，他就認爲報紙是與大衆生活密不可分的思想教育工具；而一個新聞記者在革命過程中，對大衆影響之深遠及其所肩負的任務，更是艱巨無比。民國十四年他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期間，曾辦有社會評論，繼而任廣州民國日報社長。抗戰期間，又目睹日軍暴行，共黨之坐大，就一直想辦一份報紙，既可激勵民間抗敵士氣，也可藉以揭穿共黨陰謀。他的這一理想，都是在日常「擺龍門陣」時，點點滴滴與我談論者。

### 期勉我做個好記者

回想當年季老音容，以及在成都那座舊式大宅院中，黃夫人之親切待人，以及他的幾位可愛的男女公子，乃華、乃申，以及乃強、乃興，他們都是十歲以下的孩子，逗他們一起玩要，那時本人也祇有廿四、五歲，不禁又黯然神傷，欲哭無淚。直到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我才離開成都，返上海進入新聞報，擔任新聞報駐首都特派記者，並參加制憲國大開幕新聞的採訪，此時又與季老碰面。他對於我的新職務關懷備至，並勉勵我做個好記者，爲黨國效力。民國卅八年京滬淪陷後，我去到香港，任職新島日報記者；季老也於卅九年初輾轉逃出魔掌，抵達香港。我那時負責該報政治與文化新聞，首先獲知他抵港消息，那時他住在香港灣仔兩間小房子中，談到別後，以及劫後大陸種種慘狀，我亦曾爲文報導。在他居港的短時期中，我又成爲季老家中常客。同年季老應召赴臺，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我也因香港局

勢之轉變，逐漸失去政治中心，經報社同意，任我為駐臺特派員，前往臺北。我辦妥新聞局的登記後，於拜訪各報同業時，中央及新生兩報多為在南京時的舊識友好，經營時的總編輯李荊蓀、耿修業諸兄之推薦，使我正式參加央報行列。

那年季老所領導的「三七五減租考察團」，深入本省各地考察，我也應派隨團採訪，為時達數週之久，又朝夕與季老相處，親聆教誨，真使我受益不淺。民國四十一年他就任內政部長時，曾問我是否願意做公務員，我說我從不懂公文，也無做公務員之經驗，不過我把握機會立刻向他說，我想辦一份雜誌，像美國的生活雜誌。他說好吧，你來申請吧（那時登記證之頒發屬內政部管轄）。不久我就取得了這份登記證，雜誌名稱也就是生活雜誌。那時我正有一筆積蓄，原準備蓋房子的，便用來辦雜誌了。撐持了一年多，這本雜誌在當時，無論內容與印刷，均屬上乘，且為美國國務院選列為亞洲優良雜誌之一，可是後繼無力，一棟房子送進雜誌泡湯了。

### 留德期間惠我良多

民國四十九年底，我被派駐西德，同時也利用工作之餘，進入波昂大學法哲學研究所進修，也開始了我的另一段苦讀歷程。五十二年與五十三年間，季老任教育部長時，曾兩度來歐考察，在西德均與我見面。為了歡迎季老，我與當時的許智偉兄蒐集各地留德同學齊集波昂，與季老舉行座談。此外我單獨安排我的論文指導教授，當時的波大校長兼法學院院長、法哲學研究所主任

##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定價台幣柒拾元郵撥 00140414 中外雜誌社帳戶。

、德國的刑法大師與法哲學大師——漢斯·魏爾

，令人永遠敬重難忘。

### 他就是邱吉爾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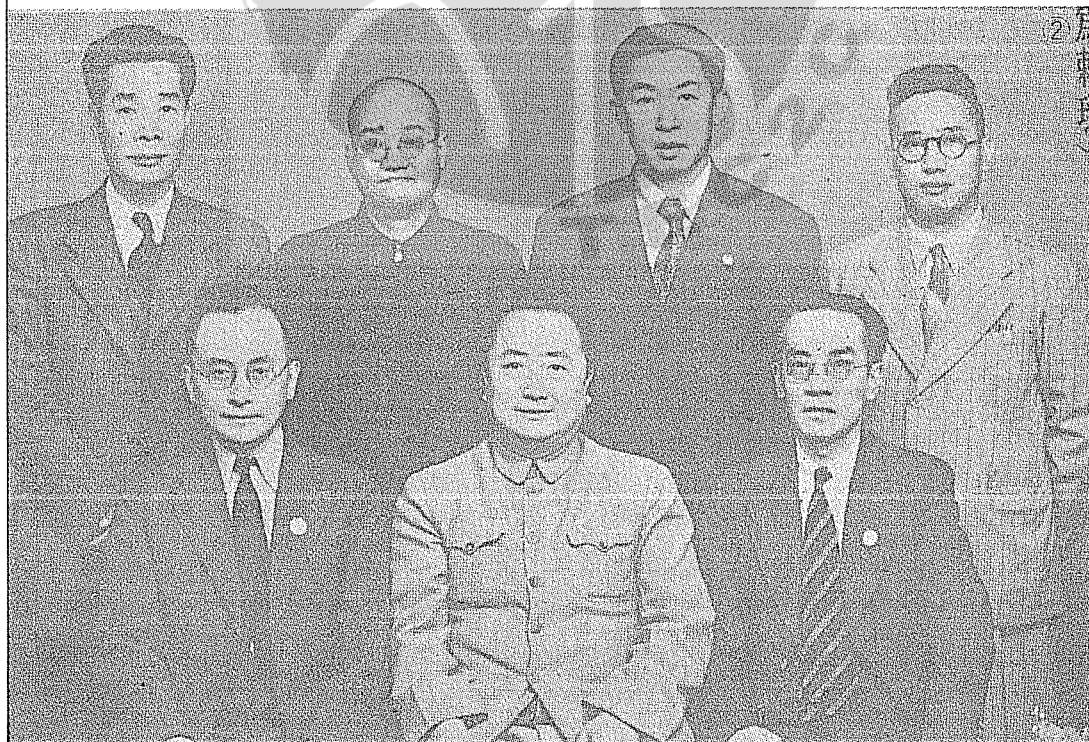
采教授 (Hans Weiler) 與他見面，談論有關文化交流，以及交換教授等問題，季老也當面邀請他訪問我國。在我進修期間，他老人家知我經濟情況不好，很想予我一些支持，他於返國後在教育部發表我為僑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並曾親自偕夫人至我臺北天母宿舍，贈與我前妻臺幣五千元，使我能安心讀書，減少後顧之憂。此恩此德，視我為子侄，走筆至此，又不禁涕泗交流。面對此一亦師亦親之尊長溘然離去，內心之羞愧，實難以言宣。如今我亦滿頭白髮，年屆退休之人矣。

四十餘年相交，他那彌勒佛般笑容，擺龍門陣時之豪放談姿，歷歷浮現眼前，他雖身為部長、國家之元老重臣，仍一襲布衣本色，平易近人，記得我第一次偕德籍妻子蒂娜及子女回國，為我前妻之娃娃舉行婚禮，季老親來參加，並與蒂娜交談，留給她極深印象，說他老人家很像邱吉爾。由於內子尚不習慣於國人姓名，有時我們談到季老時，她總是如此說：「啊，你說的是那位邱吉爾部長。」以前我在國內時，每逢記者節，在西寧南路記者之家舉行各種晚會時，也常邀季老偕夫人前來參加，他喜歡年輕人的熱鬧場面，和同業們聊天，且語多詼諧，輕鬆幽默，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面對這樣一位慈祥老人，他的一生對國家、對社會、對人羣均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



①黃季陸民國二十八年  
在康定留影。(文見71頁)

②民國三十四年黃季陸與程天放(右)、賴瑾(左)合影。







①黃季陸逝世前在川康渝同鄉會致詞的神情。

②黃季陸(右二)民國十四年冬在上海與黃復生等合影。

